

下乡途中,看到一农家稀稀疏疏的篱笆墙,温馨而又别致,让我回忆满满。

儿时的乡下老家,家家户户都要留出一方菜地,菜地就用篱笆墙围起来。农家就地取材,一般用酸枣刺、高粱秆、向日葵秆、柳条子、玉米秆来编篱笆。常记得小时候,我家也有篱笆小院。父亲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“苹果大王”,每年修剪下的苹果枝条堆积如山,在父亲手里就变成了一道参差不齐的篱笆墙。

母亲总喜欢在篱笆外种一转牵牛花,紫的、红的、白的,花蔓缠绕着篱笆,形成了一道绿色的篱笆墙。每年夏天,一只只牵牛花吹着喇叭缠绕在篱笆上,唱着夏的赞歌,这成了我家小院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篱笆内的菜地,母亲搭理的井井有条,韭菜成畦,萝卜成行,豇豆爬上架。秋日里,各种蔬菜陆续成熟,散发着诱人的清香。篱笆墙内仿佛在召开一场小型的农业展览会。南瓜靠墙窝,萝卜伸懒腰,豆角架上荡秋千,还有倭瓜咧嘴笑。

鸡鸭在篱笆外张望着,蝴蝶在菜丛中飞来飞去,一会儿又落在篱笆墙上歇歇脚,一会儿又飞走了。

母亲的勤劳是出了名的。忙完活计,嘻嘻涮涮,

篱笆小院



文/曹雪柏

从不歇息。篱笆上晾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。夜深人静,摆一个小方桌,全家人围坐在篱笆旁,嗑着葵花籽拉着家常。月色如水,月光穿过稀稀疏疏的篱笆,落在地上。父亲和母亲拉着家长里短,安排着明天的活计和农事。

夏日里,篱笆内,各种蔬菜肆意生长,豇豆调皮的把藤蔓伸出篱笆外。秋日里,成熟的季节,金黄的大南瓜,横躺在篱笆墙下,展示着入仓前最骄人的身姿。

私语;她们就这样你挨着我、我搂着你,打开心扉,让青春流芳。

蓼子花是那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,在这广袤的湖滩上,甚至可以忽略它们的存在,但蓼子花你邀我,我邀你,以一种对生命无限的热爱和奔放将艳丽的花儿绽放于湖滩之上,以一种只争朝夕的勇气把全部的力气攒劲使出来,让生命的芳华展现于世间。虽是渺小,但宛如星星点灯一般,逐渐朝四周蔓延开来,原本是绿茵茵的草地,若干天之后,变成了一片绚丽多姿娇艳无比的蓼子花花海,是那么壮观和大气磅礴。在一处坎沟边,我看蓼子花根部粗壮,边侧布满了细细的根须,深入土壤之中,根须牢牢抓住土壤,纵然经过湖水浸泡、冲刷,蓼子花依旧来深埋于冰冷的湖水当中,忍隐于阴暗的湖底,只等来年秋天到来,湖水退去,并迅速从厚厚的淤泥中生长出来,在这短短的这一两个月的时间中,开花、结果,便把蒴果撒播在湖滩中的泥沙中,如此反复,生生不息。

深秋季节,暖阳高照,秋水盈盈,湖水碧波荡漾,波光粼粼,湖面上来往船只穿梭不绝。远处,数行大雁和其他候鸟在空中盘旋,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只候鸟飞抵湖区越冬。湖滩上,成群的天鹅在水洼里,或觅食,或梳理羽翼,或逗留追逐,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;不远处,一群牛羊正在怡然的低头吃草,几只白色的鹭鸶停落在牛羊身后,安逸的在找寻食物。耳边不时传来候鸟的鸣叫声,宛如是一曲华美的乐章。同时,也感受到了一幅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绝妙佳境。脚下的这片蓼子花花海,竞相绽放,争夺斗艳。繁花似锦细小的蓼子花宛如地毯一般,把鄱阳湖湿地装扮得分外妖娆。盛开的花海中,招惹来蜂蝶嗡嗡嘤嘤在花丛中忙碌不迭,蚂蚱草蜢在草地上跳跃不停。不少户外爱好者来到湖边,亲身感受鄱湖湿地蓼子花海的美丽景象。

徜徉于眼前的花海中,躺卧于花海中,仰望天空,湛蓝天空白云悠悠,数行大雁在碧空中翱翔,暖阳当空,微风熏然,此情此景,不是春光,却胜似春景。

10月25日上午,科技大学商业街分校是《家庭绿化》实践课,由张永富老师带领大家,到铝城公园,面对植物的实物进行讲解树木花卉知识。张老师是高级花卉技师。是植物栽培的活字典,讲起来滔滔不绝。这一节课,他讲了25种树木、花卉,真让大家大开了眼界。铝城公园是大家常去的地方,对于许多植物和花卉,都仿佛是今天才真正认识它。

就在不锈钢圆球雕塑后边,紧挨幼儿园围墙南边有一排粗大而挺拔的杨树。张老师说:这四棵杨树就是公园建立第一个植树节,种植的杨树苗。如今已经长成了这样的参天大树。这是有60多年树龄的老树了!微风吹来,杨树叶子哗哗作响,好像在列队欢迎我们的到来!

再往西一点,有一丛松柏簇拥着一株老树。他就是在公园诞生的初期,由铝厂迁来的四株刺柏,今天,它是唯一存活下来的。当时,这四株刺柏,就种植在铝厂的东大门里边。这是铝厂的脸面,特地花费了很大的功夫,整株树树根带土绳绑,从很远的地方由汽车运过来的。后来,由于东大门的改建,这四株刺柏,又以同样谨慎的方法,移进了铝



文/李明

姿。豆角扯着脖子缠在了篱笆上,和篱笆来了一个亲密的接吻。但凡来家里串门的客人,一进门总喜欢站在篱笆外,望着篱笆内的蔬菜夸赞一番。篱笆墙上的蔬菜好似等待检阅的士兵,好不谦虚,昂首挺胸,精神抖擞。

篱笆小院是有故事的。从小,我们农家娃在篱笆旁捉迷藏,斗鸡,常常也会跳过篱笆,拔一个萝卜咔嚓咔嚓的吃。邻居马爷爷家的篱笆是用树枝围起来的。和别人家的不同的是,马爷爷家的篱笆很低很低,就我们这些小毛孩只要轻轻一跳就能跨过去。马爷爷无儿无女,每次下地去的时候,柴门敞开着。我们便跑到马爷爷家的篱笆墙里,偷着拔萝卜,摘西红柿,打杏子。原以为马爷爷不知道,成年后,我们才知道马爷爷为了让我们开心,故意把篱笆墙围的那么低,是让我们这些小毛孩、小馋嘴过瘾。马爷爷爱孩子,从没有骂过我们。马爷爷家的篱笆墙里不知留下了我们多少的欢声笑语。

篱笆,农家的标志,农家殷实日子的象征,也是主人勤劳的体现。如今随着农家日子的节节高。大多数家里都打了水泥小院,平整干净,篱笆墙几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但是篱笆小院那温馨的记忆让我难以忘怀……

蓼子花

文/江初昕



在我们当地有一种叫蓼子花的野花生在湖滩上,每年深秋湖水退去,湖滩上的蓼子花便恣意绽放,把湖滩打扮得分外妖娆,引得周边的人前来郊游赏花。

湖滩上的淤泥沐浴在暖阳下,很快就能够长出绿油油的湖草,绵延数里,远远望去,蔚为壮观。而在有些湖草的地方,不经意间,星星点点会长出一些小花来,一束束矮小的花茎挣扎着奋力地从草丛中钻出,举着一张张笑脸般的粉红色花儿,素面朝天接受阳光和雨露的问候。因为没有纤柔花枝,蓼子花直挺挺从湖滩上的乱草丛中钻出,乍一看仿佛是插在地上的塑料花一般,但俯下身子仔细观察,在每一处叶片下长出花枝来,弱小的花枝上缀满了细小的花苞,有的开放了,有的却是花心紧闭。蓼子花虽小,引得蜂蝶采蜜忙,因为花儿太小,蜜蜂采蜜时都不能在纤弱的花儿上停留,只好不停地扇动着翅膀,来回采蜜。近看时,湖滩上的蓼子花这儿一丛,那儿一簇,显得稀稀拉拉,但张眼眺望,却是一片粉红色的花海,蔓延数十里,倾泻而去的蓼子花铺向远方,铺到天边,暗淡了旭日,粉饰了大地,挤兑那苍茫的湖水。几片小叶托起黯红色、粉色、白色,而后粉红色的花穗,亲亲轻轻地缠绕在纤瘦而碧绿的枝头上,仿若少女含羞的粉面,又像少女私房时的蜜意。她们就这样窃窃私语;她们就这样你挨着我、我搂着你,打开心扉,让青春流芳。

徜徉于眼前的花海中,躺卧于花海中,仰望天空,湛蓝天空白云悠悠,数行大雁在碧空中翱翔,暖阳当空,微风熏然,此情此景,不是春光,却胜似春景。



画作 峰嵘掩映 王霞/画

陈杰诗词三首

浣溪沙·咏柿

枯木青衰寒了秋,唯只柿挂灯笼。

山乡僻壤笑枝头,拥风抱月红了脸。

吻霜吮露蜜儿流,沁津肺腑一滋溜。

小闹干·深秋

萧萧落叶任飘零,荷枯听雨声。去了寒

露,迎来霜降,玉洁待冰封。

北风瑟瑟吹秋老,唤醒了隆冬。百媚菊

雅,千娇华贵,踏雪看梅红。

咏菊

(一)

叶落飘零又重阳,艳绝退尽菊花黄。

千姿娇俏满篱苑,百态妖娆别样妆。

(二)

玉肌冰骨一枝秀,不畏寒霜向晚秋。

苇红蓼白暗香送,橙黄柳绿透清幽。

牢记新闻记者的使命 不断追求人生的价值

——记者节感怀

文/王荣安

新闻事业,接受局主要领导的真切挽留,为培养指导年轻记者编辑的新闻业务水平坚持上班。正式退休后,2010年又受聘于上街区国税局,帮助他们搞宣传工作。我没有临时观点,不计较报酬,为上街区国税局的新闻宣传工作操心劳神。在上街区国税局七年,在国家、省市区各级新闻媒体发表各类新闻稿500多篇,为他们出版两本新闻专辑,得到了上街区国税局干部职工的好评。随后,我又出版了退休后的新闻作品选《夕阳余热》一书。

回顾一下我自己走过的新闻之路感慨万千。我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之处,只待余生去纠正弥补。我今年已73岁,但我执着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初心没有变,责任感使命感更加紧迫沉重。早就说什么都不干了,但怎么也刹不住车。碰到好的新闻素材还不愿舍弃。还有一些老关系、老朋友不断请求帮忙,盛情难却,总说“不”。没办法,只有努力而为。

德格印象

文/刘云燕

翻越大山大河,我们到达位于四川和西藏交界处的德格县,而德格最知名的莫过于德格印经院。当我们的车子驶入德格城,小城依山而建,远远地就看到印经院,红墙高耸,绿树婆娑,是一处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的藏式楼阁。据说当年德格土司登巴泽仁不仅能征战杀场,更有一颗诗人般浪漫的心。他不希望以蒙昧之辈蚕食易碎的文化智慧。因此,他决定兴建一个藏式经院。

当我步入这座铜环红门的印经院时,内心充满了震撼。底层的门廊下,是一排泛着鲜红水波的木质洗版池,工人们在这里把经版刷洗干净。沿着楼梯向上走,那楼梯足足有六十度的倾斜,需要扶着木把手,小心翼翼地向上。而且,这里没有灯火,为了经版的安全,照明全靠自然天光。成千上万张经版,就在日出日落的自然光线里,散发出缕缕墨香。

当我走到二楼的一个房间时,一位戴着眼镜的师傅,正在专心致志地雕刻着一块木版。当我好奇地和他聊天时,师傅用着不太流利的汉语说:“我已经在这里雕刻了三十六年了。目前从事的是经版的校正工作。”师傅垂着头,坐在一个靠近窗户的平台边,依着天光,一刀一刀地雕刻着。我抚摸着那些深深浅浅的经文,不禁为师傅的执着所打动。师傅却笑得淡然,在他看来,可以一生雕刻经版,就是最幸福的事。

在他的身边,是一直摆放到屋顶的经版。那些经版密密匝匝地摆放着,在暗

淡的天光中,泛着一缕悠亮的光,似乎充满了智慧和灵性。在排列整齐的版架上,分门别类的插满了经版。每一块都有一个小小的手柄,这是“德格巴尔康”的特色。这里有世界上最长的史诗《格萨尔》的经版,还有在印度失传的《印度佛教源流》的经版,极为珍贵。在印经院里,虔诚的人们走过,用额头轻轻地与经版相触。在印经院里,有29万块经版,是享有盛名的“雪山下的宝库”。

从藏经阁继续向上,就是热火朝天的印经作坊。他们两人一组,一高一矮地相对而坐,印版就放在两人之间的斜板上。他们之间配合娴熟,只见高坐的人负责接纸并固定印版与印纸之间的拓面,快速滚墨,另一人则持滚筒自上而下推过,整个过程一气呵成,让人眼花缭乱。

印经院里的色彩极美。色彩斑斓,却毫不冲突。印经院里是红色的院墙,到处雕刻精美,即使一扇小小的窗,也是通体白色,蓝色围边,上面有漂亮的金黄帷幔。整个印经院,都像是一幅精美的艺术品。站在一楼向上望,层层叠叠,气势磅礴,每一处立柱上,都有金黄与蓝色的彩绘,充满了民族风情。

人们穿着传统的服装,戴着精美的头饰,大颗大颗的绿松石和珊瑚,和整个印经院相得益彰。人们围着印经院,一圈圈地祈福。人们微笑着,一位老者从我身边经过时,微笑地对我说:“扎西德勒”,人与人之间,充满了亲情和美好。

德格印经院,像是一个文化传播的使者,把青藏高原上千年的信仰,凝固在淡黄色的贝叶经卷里,风诵读着书页,飞过寂静的高山,圣湖,吹到每一个不知名的角落。

蒙蒙的山道,柔柔的毛毛雨,在她的心中升起了一层朦胧的云彩……好吉祥的雨哦!剃头匠一边拍打着身上的小雨珠,一边吃吃地笑。

天地开始缩小,哑妹如瀑的秀发像一片黑色的云淹没了他的心,他恨起哑妹三十好几的哥哥、恨起哑妹只会傻笑的男人,他把手插进那无草的土地,那土好黑好黑。

进山刨金的人们回来了,他们发现了他俩的秘密,于是,没有刨到金子的愤怒便泼在剃头匠身上,他们打断了剃头匠的腿,扒光了哑妹的衣服……

哑妹哭了,无声的泪像爹坟旁的小溪一样流啊流!

哑妹不会说话,她的话是用眼睛讲出来的,可她的傻男人不懂,后山剃头匠石头哥能读懂,他说:“那是一首好美好的诗啊!”

……

红的伞儿,绿的伞儿,弯弯的山道开满了朵朵彩色的伞花,哑妹撑着伞,雾